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貳年拾貳月貳日（星期陸）

成都新聞

社址：東御街貳壹貳號
每份售錢二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明新印刷局代印

訂報價目：每月二角五，半年一元四角，全年二元六，外縣每月加寄費一角五

各種公文表冊 代辦任何工作精良 石印中東大街價格和平 新聞社第六十號出品迅速 限期不誤 照價九折歡迎

冷手不冷

十冬月天氣涼……（?）

錦江飯店 門非旦少於公園斜對……不可因爲……他的特點有幾……洋樓新式，電燈電話，招待週到……

滑稽時事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齣，合訂一冊，現已出售，原價每冊……特價……外加寄費，劇目列後：戰朝陽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逐主閉　斬湯　遍步學　黑樓　跳舞廳　蝴蝶跳舞　和日……良……托國出洋　日本過關　生埝上路　花先吹　文書投　樂屍損數　劉稱軍大戰熱河……成都新聞社發售

百濁靈根丸
廣東華昌藥房出品　特效定價五角　主治初期淋濁，便濁疳淋，淋濁不通，二期房勞……夢遺滑精……
五淋白濁，三日能止，七天斷根成……經售處城守東大街……濟春藥房……良健藥房總店……鹽市口……

關於秦檜的掌故

【人從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的確，國人對於秦檜惡印像太深了，甚至有許多關於他的事蹟都跟着被湮沒了，現在我將來介紹幾樁，

他的墳墓所在，他原是江寧江寧人氏，他的坟即在江寧縣的江寧鎮，七十里牧龍亭地方，元兵渡江，曾屯住該地，故被兵士毀壞，所以墓早已湮沒無傳，他的後裔，均有存在那裡的，但均改爲姓徐了，

當時他的相府，當時的宰相衙門，據傳說就是杭州舊藩台署，（現爲測量局）藩司前的百獅池，癩頭黿等，都是相府的遺跡，

【人死之故塚秦岳廟並立】石碑，面每枷石碑旁……必種紅柏樹一株，待樹高至三丈尺乃止，不令再向上長云，

小舞台　刀筆殺

第五段　送還

（生背介）謀他這樣說來，倒像是眞心送我回去，喧，誠恐他不來戲我，我須要穩穩他，（轉介）娘子你再不要哄我了，我是被你哄怕了的，（旦介）張郎，你太小心了，快去將那竹杖取來（生介）取來則甚，（旦介）取來妾自有妙用，（生執杖介）竹杖到，（旦接杖介）張郎，你跨其前，妾跨其後，不用害怕，待妾送你還家去，（生旦共跨杖起烟雲就場數轉生唱）一霎時立足不定，彷彿間雲氣擁身，心害怕目不敢瞬，耳邊上但聞風聲，（旦唱）此是我仙家妙運，地方離家最近，妾與你就此離分，（旦掀生下杖山旦跨杖下，生坐地開眼望介）嚇人嚇人，還好像華娘子，他就去了，前面又像是我的家門，待我今晚敲門（?），恐那舞華又來戲我，（扣門旦介）燈光不似豆，妾命薄於花，方氏便說，適才聞房裡着，恍惚聽得前面有扣門之聲，待我提燈看來（生再扣門且介）誰在叩門，（生介）又像是我那方氏娘子的聲口，來了（近門介）娘子，我非別人，張鴻漸回來了，快開門來，省得鄰舍知道（旦疑介）你既是鴻漸，你是那年那月那日離的家，（生介）我是前年八月十五日，（旦介）離家那日，奴家有甚麼言語（未完）

怪豚

△六足三眼△無嘴無鼻△

北平唐山通訊，距本市四里許之葛各莊，住戶王子伯家，畜豬甚多，昨產一小猪，有六足三眼，但無毛，無嘴，無鼻，落下即斃，村人聞訊，紛往參觀，現由王某盛一瓶中，並以白乾酒浸存，將攜來唐山云，

電影珍聞（續）

李麗蓮在廣州有胡蝶在上海一樣的紅，其兄李化爲宣傳部長，勵不小，

「復活的玫瑰」中有蔡楚生飾演的一個角色，該片爲高占非楊愛立主演，現此三人均紅極一時，楊愛立却是一顆好萊塢的明星了，

胡蝶給電影畫報的題句，字跡像蟹脚，但在明星日報的皇后紀念冊中，幾個正楷小字却又特別娟秀可愛，

瀛海異聞

英國愛爾蘭地方有一種特殊風俗，即每

晉北風俗談（續）

△太原特約通訊△

丈夫出外臥榻租錢糟糠典妻　虱子橫行華筵喋血座客驚心

▲女人和狗

西北各縣山村，穴居野處，頗有古風，無院墻，無大門的很多，即有門墻者，亦甚短矮，僅可攔猪畜而已，他們防小獸的辦法，惟是倚仗猛犬，一家至少有猛犬一隻，遠三兩隻的也很多，我們投宿其家，夜間非得主人照護，絕不敢擅出屋外一步，至於女人們却落落大方，不論生人貴客，袒胸赤膊，漠不爲意，反使客人很難爲情，和猛犬一樣的使人不自由，遊其地者，都覺得女人和猛犬，是兩件可厭的東西，

▲共家和租妻

西北各縣中等以下之人家，對於男女之分，不像內地那末嚴格，工夫寡婦，公開通姦，鰥夫與寡婦無異，雖有子女，亦不稍忌，名曰共家，有夫之婦和鰥夫，或有妻之夫和寡婦，共家的也不少，還有男人將出外，把他的妻租給別人，歸時仍可贖回，這些奇異的風俗，真是吾人聞所未聞的呀，

▲吃酒和喝水

西北各縣一般人酷嗜杯中物，他們吃酒並不像那文人學子有酒無肴，就不能下口，只要手把一壺，即可過癮，有時站在街頭巷角，即有貴客光臨，非常有趣，在未開飯之前，先奉上酒一壺，不置杯箸茶碟，是請客照他們發明的妙法痛飲，妙法云何，就是壺中置筱麥稭一根，銜稭而吸，酒即到口，土人都不飲開水，喝時到水缸上，飲冷水一頓，不分冬夏，不論老少，人人如此，而身體頑壯，比那講衛生的先生們，超過了百倍，你看可怪不可怪呢，你要和他講冷水有微生物，喝了壞肚子，他是冷，不相信的，

▲衣服和虱子

澡堂子，洗衣局，是文明地方的產物，要到省西與省北各鄉村裡一看，當然是另一個世界，他們不用說洗澡了，就是衣服破得，自從新製下，穿在身上，直到破爛不堪，失掉效用的時候，絕不會洗濯一次，他們穿布衣和穿皮衣，是一樣的不知洗濯，因此他們的虱子要比我們多的多，某室一個村長，倘在縣長區長老爺們面前，覺能效王貴見桓溫的摸頭兒，酒席筵前也有時將他們的虱子，置諸席桌之上，乒然一聲，血花四濺，毫不在意的，假使你要親臨其境，他們猛握，在炕上一小歇，不必着急，虱子自然立刻來光顧你的，

有旬孀婦徵婚之妙文

（南京訊）首都山路有某孀婦者，年已五旬，忽倩人撰成徵婚啓事，到處張貼，讀之令人叫絕，錄之博閱者一粲，

妾少長名門，風姻適於及笄而嫁，喜夫婿之風流，畢案相莊，琴瑟而好合，詎好事多磨，良緣天妒，十載歡情，一朝變別，白玉樓成，我夫子應召，傷心鏡破，未亡人寡，鶴與悲，從此秋月春花，無非增感，寒衾孤枕，益觸秋思，數念年之寂寞，歎半世之凋零，終而守節念年，對死者堪告無愧，及時行樂，在生者求免憐，況擁資鉅萬，試問遺諸何人，子了一身，將教終嗟，其之不若召夫養子，於地下，又可養餘齒於，繼後承宗，既可對先夫，至若雖己五旬，猶徐娘之半老，蘇血尚盛，定仲健婦之宜男，倘有三十左右之壯夫，身無家室者，如願詩題紅葉，箭射雀屏，請先通訊，附以照片，合則定期面談，否則恕作罷，良機難得，天緣不易，幸勿失之交臂，而事後扼腕與嗟嘆也，再此次徵婚，雖不限資格，不訂條件，然須赳赳武夫，無業流氓，幸勿枉顧，即不幸而爲所隸截，則佳偶難成怨偶，結婚而復離婚，自滋紛擾，雙方不利，其留意焉，是爲幸，某某謹啓。

怪誕無稽之孔明碑

（長沙訊）客有自川北眞口鎮來，抄示眞碑錄最近發明之孔明口文，雖近神怪，頗似預言，特誌於次，

看淡又看淡，滿了又歸漢，漢字包兩頭，上有一個蛋，牽起蜘蛛網，圍了一個街，黑的要還原，預先早打斡，原物歸舊主，長江歸大漢，八牛掛隊伍，熬民旱打算，但看丙子年，紅日起串串，打也不敢打，戰也不敢戰，善者無災殃，惡人死大半，

拍賣品
木器　風琴　汽車　書畫　古磁　皮包　鋼琴　銅床　衣飾　佳品　錦……鋪墨……
第二次拍賣
十二月一日
歡迎參觀
和合拍賣行

曾鑄成 尚治婦女乾病 住大科甲巷第二十四號

笑笑笑
姨太太外史
黃正妙滑稽
處呀笑掉描
寫香艷細膩
並不俏男女
都可看老幼
都可瞧成都
社會黑幕盡
知道看存無
务要買請早
每部定價四
角本報代售

戲園劇院戲目
十一月廿九日午場
金玉奇緣
十一月廿九日晚場
呆中福
並演 星期加演跳舞
歌劇 新劇預告
下星期二晚場敦請
鐵悲秋女士助演跳
舞歌劇

成都新聞

頸上漂烟
具紅白香三種 價格
昌福館前面對門設
華敬樓上楊龍「售
店」開設歷有年所
專辦吳商上等漂製
成烟不但純香而且
透紅驚白嗜好諸君
盍與乎來

智育影院 英雄好漢
光明影院 俠義英雄
韓朝宗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二十三回 五工山初試穿雲箭 七里峽力降獨角獸

不料在武功山・遇着鄭鼎・真乃棋逢敵手・兩人殺了三百餘回合・不分勝負・這日鄭鼎回到山寨・大家談論起・人同飛鳥・展翅凌雲・莫不認為古今創見・天下奇事・鄭鼎因一連兩日・不能取勝・也很煩悶。到是黑旋瘋聰明伶俐・看見兄弟煩悶・就與商量破敵之法・鄭鼎道・萬不想在五工山・過着黎彥虎・如此的利害・鄭鼎說完這話・頓時心中有所觸動・想起聖母所言・三支穿雲箭的用途・第一句・五工遇虎穿・現在五工山過着黎彥虎・明明叫我賞他一箭・當時觸動靈機・心中大喜・一宿無話・次日一早飛馬下山・黎彥虎也因連日・不能取勝・今日準備臨空作戰・兩人殺了七十餘合・黎彥虎展開雙翅・兩足登空・飛撲而來・就在鄭鼎頭上・盤旋往還・鄭鼎勒馬・仰首執弓・見他轉身之時・急扳箭搭弓・颼的一聲・正中肉翅・黎彥虎大叫一聲・痛澈心腑・幾乎跌下塵來。急橫掃牢翅・一個旋風・落歸本陣。黎元忠趕急上前救援・一面傳令火速後退・鄭凱揮動嘍兵。追殺一陣。因已去遠・不便再追・始各回寨・設宴慶賀・當時蕭方顏于章・見山王已經無事・心中記念徐舜・便向鄭凱言明・欲到開封一行・鄭凱允諾・二人當即下山・向開封進發不提・卻說黎元忠・直退四十里・方才收束敗兵・扎在廟內・眼見兒子傷勢甚重・左翅已經紅腫・血流不止・痛得哎呀連天・當地外科醫生・都被請來・診治箭傷・盡皆束手無策・醫藥罔效・黎元忠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無計可施・獨自長吁短嘆・正在愁悶・忽隨行參事趙和・上前說道・爵爺何必憂慮・常言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何不廣出招帖・不論何人・只要醫好箭創・不惜千金之報・如此一傳揚出去・或有名醫前來・也未可知・黎元忠就命他擬好告白・派人四鄉粘帖・不到幾日・果然來了一個老翁・自言前來治病・並舉薦醫生的營繫飛報進帳・黎元忠急命快請・跟即出迎・同到病房・看了傷勢・然後坐道・爵主遍訪良醫・豈不聞岳州陳濟良・乃是天下第一名醫・專研南北各省・黎元忠恍然省悟道・是不是綽號賽華陀・曾與長沙知府的老夫人治愈過目疾的・那位陳濟良。老翁道・正是此人・他與愚老很是相契・適才觀看公子箭傷・甚為奇怪・無金鐵之毒・已將關骨射斷・愚老此有紅丸二粒・一粒用清水吞服・一粒研末塗在傷口・雖不能全愈・足可止痛・並且保養新傷・以免生變・爵主趕急派人・將公子兼程送至岳州・賽華陀接骨如神・只消施展手術・旬日可望平復・說罷・從懷內取出二丸・黎元忠接過・立時照話辦理・果然不到片刻・痛止腫消・黎元忠大喜・捧出謝銀千兩・擺在桌上・老翁堅辭不受・揚長而去・黎元忠十分感激・親自送出大門・方才告別・返身進帳・就命三子彥彪・代領精兵百名・護送彥虎到岳州醫治・跟即起程・一面自己率領彥龍・及其餘官兵・另從別道・繞過武功山・向登州取麒麟去了・暫且放下不提・卻說徐舜・自儀徵起身・同着沒彈手田奇・向開封大路行來・飢餐渴飲・沿途無話・這日行過洛陽鎮・離開封只有二百餘里。兩人正行之間・看看天色將晚・路上行人稀少・剛剛轉過松林。忽從林內・跳出幾個人來・手執刀槍・攔住去路・徐舜一見大驚・倒退幾步・田奇道・公子不用驚怕・諒此小小毛賊・有何能為。公子可站在此間・將包袱看着・待我上前・把這夥毛賊打發了・再行前進・說罷・從腰間拔出佩刀・飛步上前・就交起手來・徐舜站在遠處・心驚膽戰・深恐賊人瞧見追來・便將包袱提起・從斜刺裏走了過去・不覺半里・天已大黑・尚不見田奇轉來・又無宿店・心中十分着急・正在觀望・忽見前面一點燈光・意必菴觀寺院・自然容易借宿・便向燈光走去・臨近一看・原是座莊門・并非廟宇・徐舜心想・就是住戶・也須要向他借宿一宵・就自上前拍門・出來一位老婦。手內提着一個燈籠・將徐舜上下一望道・相公敢莫迷路・或尋人嗎・徐舜滿面堆笑道・學生因貪趕路程・錯過宿頭・因見貴莊紅燈・特此叩莊借宿・萬望媽媽・憐念異鄉孤客。大發慈悲・俯允留宿一宵。明晨長行・不吝重報・老婦道。既是如此・請進來罷・徐舜連聲感謝・步入中堂・老婦一面拍門・一面讓坐・ 未完

大騙案

珍珠抹額 (笑) 續

下豫萬壹，奸謀敗露，同船佈飾，速觀究物奔出，即與干休，詢不知機，看附有何本領，抵賴旭，言既，力擲假珠抹額于典商之前，試指痛言，典商聆言，不勝驚訝，乃拾而拆視，見其製作絕巧，非留心體認，辨別殊難，惟自知確無頂換行為，何甘忍受，於是反詞以詰之曰，老兄為滬上達人，何乃處事直同兒戲，小號來般實，向無此等行為，且老兄將物贖出時，曾經驗視，今已出外多時，遽謂小號以膺品頂換，此中內幕，何異含血噴人，當場既無異言，過後乃言欺騙，殊語情理，實所未聞，若臨之以威，劫之以勢，則蕊爾商人，何敢與抗，然公理俱在，即訴諸法律，恐老兄勝算難操也，甚棘聞典商侃侃陳言，理充詞壯，殊難以應付，但時亦受後所愚，恨不一時大意，不能當堂識破，以揭其奸，復以所失太鉅，豈肯甘心，于是咆哮中辯，與商亦不示弱，旗鼓相當，吵嚷護鬧，喧嘩一堂，紛擾移時，甚棘忽狂吼一聲，七竅流血而死，斯時同來各僕，覩茲劇變，怖驚莫名，典商亦化怒為懼，不明所以，中有一僕撲前牢執典商衣袂大呼謀財害命，萬艷主人，某一即反身飛報家中，老夫人聞耗，號叫面入，登時氣翻，即復，鬧個不休，繼節紛命諸人，稟官治究，更借人紛紛當擁，請代伸冤，且粉飾原中某親王在其援手，自此案發生，遂轟傳社會，播作賊喊賊，一時輿論，咸謂商人貪鄙，害命謀財，而何府專聘滬上著名律師，訴之於法，典商雖屬多財，究不及何府勢力，京中某藩邸，復嚴飭地方官，從嚴究辦，典商處此環境，申訴無門，勢難得直，祇有準備任他宰割而已，旋得居間者出任調解，籍孔方兄之力，不致以命相償， 未完

劍俠武術 長篇小說

飛俠十三娘 一七一 續

素貞問是何等樣子，從甚裡面來，可曾問過姓名，女侍垂手答道，婢子曾問過他的，他說從河南特地到此，只不曾問他姓名，看他情形，大約是投效的，因未奉營主命令，不敢專擅，可要傳他進見，素貞想了一想，即道，你去問個明白，如果前來投效，快請進見，女侍應聲而去，不多片刻，女侍果引了三個人，都在二十有餘，前頭兩個，長身玉立，品貌雙絕，後面一個，雖生得十分醜陋，卻有鬚眉雄傑氣度，便知不是尋常之輩，急忙起身讓坐，三人見了素貞，齊稱拜請安，素貞謙不敢當，分賓坐定，素貞便問姓名籍貫，三人依次回答，一個姓柳名月娘，一個姓梁名冰娘，一個姓單名銀荷，素貞聽得銀荷二字，即失聲驚道，姊姊就是銀荷小姐麼，素貞久聞英名，渴想已久，不知駕臨到此，有失迎迓，多多得罪，前詩鄭督門專函敦聘，可曾接到否，銀荷至此，便從衣袋中取出一封書信，

無奇不有

腋下生頭

鼻口眼無不具備

北平邢台通訊，十一月六日下午六時北來火車抵站後，鐵路警察赴車上查票，見有身着布衣之乘客，腋下似挾有何物，因即上前尋問，據稱係河北濮陽縣人氏，馬姓，現年三十五歲，住保定府車站附近，以賣茶點為生，五年前，因故罹荒歉，乃逃往保定，現欲旋里省親，並言在外因苦於不宇，故雙親之存亡，幷不知底細，言至此，猶然欲淚，警察因問臂下何物，言係幼年搬運水車，為之所擠，初僅微痛，而腋胳腫脹，痛止，仍不見下落反日大一日，至今乃成一肉團，警察乃令其解衣檢查，果如所言，大如人首，以布帶繫之，所奇者此肉團，竟生有一口，兩眼亦略具雛形，頗係一人頭，一時觀者往觀者甚衆，警察恐秩序紊亂，因勸令諸搭客退去，並諭馬氏將衣扣好，俄而車即開往府下矣，